宋板晦庵語録

孟蘋先生收藏宋元板極富云此書亦可
備一格因以貽之

壬戌冬季徽廬識于京師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目録

門人十三家所録

卷之一

心性情才

凡六十六段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董銖

金去僞　萬人傑

楊道夫　徐寓

北京圖書館藏

林夔孫　沈僩

卷之二

命　凡四段

廖德明　陳文蔚
董銖　萬人傑

氣質　氣　凡十五段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李閎祖
葉賀孫　董銖

卷之三

沈僩

道德

凡一條

道

凡五條

萬人傑

德

凡四條

廖德明

楊道夫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

誠敬 凡十六條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萬人傑
沈僩

禮義仁智 凡四十二條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董銖

萬人傑　楊道夫
徐寓　沈僩

卷之五

禮樂　凡四條

廖德明　潘時舉
董銖　徐寓

忠恕　凡十條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董銖

萬人傑　徐寓
沈僩

忠信　凡八條

廖德明　李閎祖
徐寓

卷之六

中庸　中和　凡六條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沈僩

言行 凡五條

廖德明　李閎祖

葉賀孫　徐寓

志意 凡二條

李閎祖　葉賀孫

忿慾 喜怒 善惡 吉凶 凡五條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卷之七

賢者功用 凡二十六條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楊道夫　沈僩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李閎祖
萬人傑

卷之八

聖者功用 凡五條

廖德明

楊道夫

萬人傑

一致之理 凡六條

陳文蔚

李閎祖

經權 凡二條

李閎祖

董銖

信順　凡二條
楊道夫
卷之九
明經　凡四十一條
廖德明
葉賀孫
李閎祖
卷之十
尚論聖賢　凡二十二條

陰陽造化 凡十條
鬼神 凡五條

附録上

范朱二先生疑難問答
問忠恕一貫之説 問答凡八條
問論語疑義

問孟子疑義

問中庸

問乾坤二卦之體

答朱元晦小柬

附録中

浙學之辨

答呂祖儉帖　答潘景愈帖

答孫應時書

鵝湖辨論

與二陸賡和詩

與東萊往還帖

祭陸子壽文

無極之辨

答陸子韶子美書

答陸子靜書

程端蒙責子靜書
李方子跋象山遺言

附録下

答程珙問仁義之說
勉齋黄榦述先師教人之意
右竹林精舍講義
果齋李方子文公年譜後序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目録終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一

門人十三家所録

心性情才

凡六十六段

問性具仁義禮智先生曰此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昆虫皆有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始謂之心

如心性亦難說嘗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有是理故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不須他求故聖人罕言性

問盡心莫是見得心體盡或只是盡忠盡信之類否曰皆是

賓見先生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先生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限界分明賓曰人心者喜

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先生曰然則已發者不得謂之道心乎賓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先生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賓曰未發隱於内故微也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先生曰不然人心者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是氣血嗜慾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禀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政欲察之精守之一也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時只是白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曰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

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

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

○以上見廖德明録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先生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約束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
向上去
余大雅臨別請益曰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
收拾將甚處做管轄須先就自家心上立得定
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是心
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慾不兩立須全在天
理上行方見得人慾消盡義利不待分辨而明
論心性情之別答曰在天爲命禀於人爲性既發
爲情此其脉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靈
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
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性也

或問人物之理一源何以有異荅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横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吳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荅曰性纔

發便是情情有善有惡性則全善也若語及心
則又是一个包總性情說話大抵言性須見得
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禀賦自有根本非若心可
以一槩言
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
性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四端之心
今說求放心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
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致中和
賛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
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

只爭毫髮地爾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欲人
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
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
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
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慾隔塞故其廣大
有虧本自高明爲物慾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
能常自警省則高明廣大常自若非有增損也
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皆自此做儘有商量
也

心性情王德修云盡心然後知性先生曰情性心
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是包着性情在裏面

故孟子却以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
横渠得之故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
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
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

以上見余大雅録

盡性是盡得性如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
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如踐言踐約之踐
人有形必有性如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踐耳
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踐目之形伊川曰
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先生曰繼之者善指發處言之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

在人是性神在人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亦如此一本故也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處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如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求放心伊川謂心本善流入於不善乃放也四端備於吾心心存然後能廣而充之心放則顛冥莫覺流入不善是失其本心如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亦是放

用之問天命之謂性以其流行而付與萬物謂之命以人物稟受者而謂之性然人物稟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以貧賤壽夭而言之謂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雖是恁地說然亦是兼付與而言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自其稟受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然合而言之則天即命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至四支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有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至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有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有兩樣亦只就他所主而言人心如口之於味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可少過如此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云

口之於味至安佚雖說道性其實已不是性之
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於味自然發出如
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四支自不欲安佚
飛卿問形色既是天性如何聖人却方可踐形曰
踐如掩覆得過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已自好
形只是形體色如臨喪有哀色之類人生得於
天其耳目鼻口者莫不皆有此理與衆人一般
惟衆人有氣禀之雜物慾之累雖同是耳目口
鼻唯其不足於聰明別臭味故不能充踐此形
此聖人耳目十分聰明方可以踐此形
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

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爲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
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
某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
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
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自與大學先正其心語脉不
同此正字見期待其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
正心恰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
爲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

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即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
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
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
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
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說
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
各就地頭說始得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
人言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
體非體用之謂
爲仁以孝悌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爲仁

以孝悌爲本即是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悌之本爲仁以孝悌爲本這仁字是指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悌之本這仁字是指本體發動處言之據賀孫看如此不知是否曰是道理却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悌其兄又其次到事君以孝悌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源頭漸漸流出

○以上見葉賀孫錄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如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分曉性那有三品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却不曾說氣質所以費分疏諸子說善惡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自不用紛爭因舉張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下來便無狀是如何只是氣禀如此若不論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只論氣禀善惡却不論那一原

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却無人說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那是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是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个氣只是氣強理弱

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个甚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曰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者便脫模是一

个大底人人便道一个小底夫吾之仁義禮智即是天之元亨利正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先生云故是本然底利是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知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從而順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方是說性與天道

曰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乃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以上見潘時舉録

率性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

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知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先生曰明道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廣然而大公之謂所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

不能廣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知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

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欲而求必得之又不可謂我分皆可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若以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

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
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
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
濁厚薄之禀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
有應與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
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只是性之湯武只是反之
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禀有清濁而
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
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
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知之於賢者如晏
嬰知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禀有厚薄

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

先生曰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以上見董銖録

存心養性以事天存養即是事心性即是天

問明道曰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不可謂不切所關者然明道

以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兄弟之說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則明道何得以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旣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以性統心情爲是耶此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至若伊川論才則與孟子言意不同孟子言才處有四如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

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願先生開說曰近編近思録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横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穩如二程說恐是記録者誤爾如明道云感爲情動爲心感與動如何分别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不得以此知恐門人誤録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正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

善俱備發出來是才也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
惻隱羞惡者才也至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
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分明說與人如書
言人爲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
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
世周先生拈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
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
此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看氣質如何
說得通韓愈論性比之荀楊儘好性分三品此
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氣字耳又問既是孟子

指本性而言則孟子謂才無不善乃爲至論至伊川却云未暇與公都子一一與他辨者何也曰此伊川一時被他門逼且如此說了不必泥

○以上見金去僞錄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

盡心謂事物之理心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則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友

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

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義禮知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之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主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以此故也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

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不善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

○以上見萬人傑録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

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性非氣質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

○以上見楊道夫録

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如穀一般到秋歛冬藏千條萬穗各自成物了及春又各發生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

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却說心

○以上見徐寓録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揔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物上言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便是心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禀得偏則理亦欠缺了問德不勝氣性命於德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性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偽

○以上見林夔孫録

性者道之形體道是性之發用性是道底骨子見於行謂之道性是體道是用率性之謂道亦此義

○以上見沈僩録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一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二

命

凡四段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以上見廖德明録

文蔚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也

○以上見陳文蔚録

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

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與萬物在人則爲仁義禮知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

○以上見董銖錄

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水人皆知之聖人則知發源處如不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之命

○以上見萬人傑錄

氣質　氣

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先生云只是勉強然化氣質極難

氣升降無時止息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之心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集義固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不言仁曰浩然氣無
他只是仰不愧俯不怍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
此氣只合說得義義便事事合宜非義襲而取
之謂積習於義自然生此氣非以浩氣爲一物
可以義襲取之也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
乎天地處是效
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方襯貼
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爲無是
餒也謂無浩然氣如饑人之不飲食也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

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
義事能摶取之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
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良知良能也

○以上見余大雅録

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
得不是此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文蔚問
形色天性如何曰此主下文惟聖人可以踐形
而言因問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是言
氣質之性

○以上見陳文蔚録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大者小剛者弱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鬼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个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氣則雖散這天地陰陽之理生生不窮

問季路問事鬼神伊川所謂一而二二而一此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以上見葉賀孫錄

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復生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使渾了至夜稍靜復清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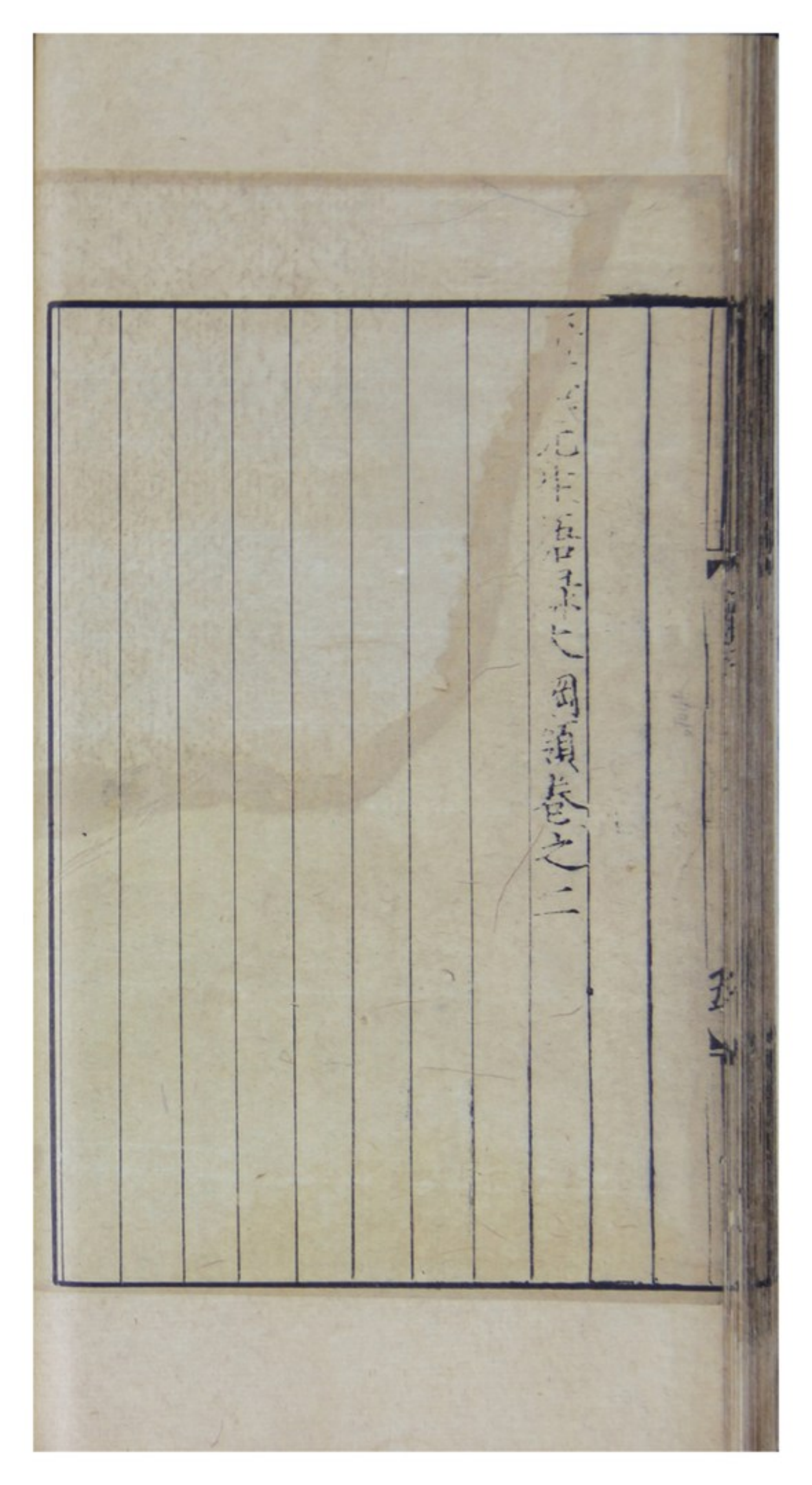
○以上見董銖錄

因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

之厚者爲富貴氣之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
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虧欠而夫子
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禀亦有不
足耶曰便是禀得不足它清明也只管得做聖
賢却管不得富貴禀得高底則貴厚底則富長
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
人然又禀得低薄底所以貧賤顔子又不如孔
子又禀得短底所以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
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曰
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一日言之
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熱或清或爽或鬱突一

日之間自有許多變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个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之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着所以生出聖賢乃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

○以上見沈僩録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之圖頭卷之二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三

道德

凡二條

或説志於道云知得這道理從而志之先生曰不特是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然若不執守也有時走作所以下一據字然所以據此德又却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説依於仁工夫到這裏又不遺小物而必游於藝

問周禮書其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可指名道字不知如何解曰嘗思之只是曉得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凡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須知是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

道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荅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所以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一一學來惟未知本出一貫故聞一語而悟

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也荅曰不然顔子得入故能仰高鑽堅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能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非高遠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以上見萬人傑録

德

凡四條

明德謂本有此明如鏡焉緣爲塵昏故却不明須磨去塵垢然後復明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自致知格物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爲條目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乃其明之功爾荅曰若論了時只消明德一句便了聖人爲學者難曉故推出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新民者所以使

人各明其明德也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

○以上見楊道一録

誠敬

凡十六條

先生言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究轉歸己如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窮萬物之理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胷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

此始以此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

學者須是培養不培養如何窮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以上見廖德明録

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

程子須令就敬上做工夫

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荅曰誠是天理之

實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禀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天理更不待修爲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

問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在其中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荅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它念亂之每

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是敬之名須還他敬字有義之名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

○以上見余大雅録

不誠無物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而往者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夫婦之別自家也有道理本備於吾身反之於君身於君臣盡義父子盡親兄弟盡其愛夫婦盡其別莫不

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不盡仰不愧俯
不怍自然快活横渠言萬物素定於我也行有
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
可以爲誠也
問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曰敬以直内是無纖毫私
意胷中浩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
見得是處决定是恁地不是處决定不恁地截
然方方正正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

○以上見葉賀孫録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　○見潘時舉録

問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爲善實不爲惡

○以上見萬人傑録

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内外動靜而言泳嘗驗之覺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有事時也着應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

○以上見沈僩録

三卷終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四

仁義禮智

四段三條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

問先生荅湖湘學者以愛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測隱二字曰龜山言與萬物爲一說亦太寛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不是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一謂與萬物爲一亦不可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

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

何事於仁猶言何待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雖堯舜其猶病諸難徧也

事親從兄是仁義之根實處最初發得分曉此實却對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是華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

側隱慈愛之處義是斷制裁割之事主靜者主
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正中是亨仁是元

○以上見廖德明錄

問回心三月不違仁程氏言不違是無一毫私欲
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辨

問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
此幾非在我者文蔚切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
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
學者功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
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

如此

○以上見余大雅録

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而不厭知也是體教人不倦仁也是用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原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

余正叔曰無私慾是仁曰謂無私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欲曉得仁須并義禮智三者欲真个見得須從克己上做工夫

上蔡云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非義也

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

仁是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

或問仁智動靜先生云只欠个體字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是靜智者雖有靜時其體只是動

○以上見李閎祖録

賀孫問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着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也

伊川嘗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要緊中庸勞初頭說知繼以仁勇賀孫問孟

子四端何以智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是
藏仁義禮如春夏秋冬冬却是藏春生夏長秋
成意思且如冬伏藏到一陽初動生意方從中
出也未發露只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夏一齊
長秋漸成漸藏到冬依舊收藏了只是大明終
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防賊工夫克己
復禮是殺賊工夫
敬之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其應事
之陳迹曰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
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正於視聽言動處理會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南軒見某說亦疑後却曉得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

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

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煞不同

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爲仁則是以智爲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把做仁不得

○以上見葉賀孫録

問夫子荅顏淵仲弓問仁之異先生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

時舉問子張問仁夫子令行五者於天下曰恭寛信敏惠且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莫是人之爲事纔悠悠則此心便間斷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有怠忽之心纔怠忽便心不存便不是仁也

愛之而弗敬是姑息之愛也

亞夫問克己復禮爲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不以禮工夫是如何曰今自存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使敬他此便是未善

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嘗醒在見事來便須知要合道理不可輕易便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便天來大事亦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以上見潘時舉録

問仁是柔如何爲剛義是剛如何爲柔曰仁本柔

發出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奮迅出來有剛
底意義本剛發出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收
斂憔悴有柔底意
又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
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
根陰陰根陽耶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工夫未至工夫
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這些未到不
若顏子故夫子知其未仁
先生說仁字須并義禮智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
體義者仁之斷制禮者仁之節文智者仁之分

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又曰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正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正則無以爲元

○以上見董銖録

仁則力行工夫多智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

仁以道理言聖以事業言

○以上見萬人傑録

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

用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

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以上見楊道夫録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

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

得其爲臣父子皆然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

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只是指慈愛而言有就性上說這箇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那箇是淺底那箇是深底

問充無受爾汝之實先生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孔門多言仁體孟子多言仁用

○以上見徐寓録

利者義之和是固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

○以上見沈僩録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四